

蓋世英雄風憶楊森

劉 昌 博

我是道地的四川人，家住「巴山夜雨漲秋池」的巴山之麓。每年冬季，山上的老虎於飢寒交迫之際，便相率下山覓食兼「避寒」；因而，山居的村民為防虎患，皆備有獵槍，飼養獵犬，我家也不例外。

威名赫赫治軍嚴明

大約民國廿三、四年左右，我才八、九歲光景，每夜我和弟妹撒嬌啼哭時，爸媽不哄說：「老虎來了！」而改口說：「再哭！楊森來了。」我們居然嚇得不敢啼哭。

這一段時間，共匪徐向前的殘餘部隊，已從通江、南江及巴中方面進逼，企圖突破嘉陵江；於是，重慶和我的家鄉大足縣已受到嚴重威脅。當時，楊森將軍所屬的部隊要派到我的家鄉駐防，村民惶恐萬分，傳言楊森因忌諱「羊子會」（諧音楊子惠）被狗咬死」這句話，要把村中所有的狗殺光。我幼小的心靈裏，忐忑不安，一直替我家三隻獵犬的命運擔憂。

為了剿匪的需要，楊森將軍的部隊有一個旅進駐大足布防；我家的大院子也駐有一個排。那

年冬天，我的家鄉過了一個豐富的太平年；不僅徐匪的殘部凜於楊森的雄風，不敢窺擾；就是一般的「棒二老」土匪及「毛毛賊」也不敢為非作歹。駐在我家的士兵閒來無事，邀我爸爸帶了三隻獵犬到巴山之麓打獵；有一次居然滿載而歸，扛回家有一隻母老虎，三隻野豬，兩隻鹿子。記得那一年的除夕夜，真是軍民同樂，飽餐野味，親如一家人。

當駐在我家的一排人撤走時，廳堂和院子都打掃得十分乾淨。全村的人都讚說：楊子惠治軍嚴明，紀律良好，對老百姓秋毫無犯，在川軍中是一支愛民的隊伍。說實在的，楊森作戰時勇猛如虎，而其內心卻是愛民如子。

楊森將軍當時任川軍剿匪第四路軍總指揮，駐在大足縣的一個旅，於剿匪之餘從未閒過，在一兩年內給大足帶來面貌一新的建設。為大家所熟知的：新建了一個大操場——體育場。在東門外關建了一個大公園，內有荷池、涼亭、花園、民教館及小型動物園等。縣城內馬路拓得很寬，兩旁種植行道樹，人行道上獎勵各戶人家在三合土上嵌鑲磁圖案畫，修建了一條經銅梁壁山通

往重慶的銅大壁支線公路；另又建造了一座瓦斯電燈廠，雖是發電量不足，光線昏黃，但總算已有了電燈。

楊森的部隊開到那裏，就在那裏展開建設；川東的建設甲於全川，即因是得力於楊森部隊進駐之賜予。

避壽南下有緣識荆

楊森將軍對我，雖是威名震耳，景仰已久；但在四川始終緣慳一面。

由於，共匪叛亂，大陸變色，我輾轉流亡，於三十八年來台。在高雄縣岡山鎮謀得一枝之棲，於任教課餘之暇兼負黨務及新聞工作，跟地方人士相處融洽。因得於四十一年冬，經黨提名當選為高雄縣第二屆縣議員，同時當選的尚有四川籍的吳熙祖先生；此後我們兩人就在高雄縣組織一個四川同鄉會，鄉親們入會者異常踴躍。

四十二年農曆元月廿四日，是楊森將軍七十大壽誕辰，人生七十古來稀，在台北的鄉親友好及屬僚正籌備要為他祝壽，盛大慶賀一番。可是楊將軍認為共匪未滅，大陸同胞尚在水深火熱之

中，實在沒有祝壽的必要；兼之，當時楊將軍的身體康健，輕易地就爬上了玉山，生龍活虎，彷彿年輕人，他打從心眼裏便不想當什麼「老壽星」。

於是，楊將軍在壽辰前一天，由國大代表王聯奎和吳議員熙祖陪同乘吉普車南下避壽。旅居高雄地區的四川同鄉在鳳山特為楊將軍舉行了一個歡迎茶會，在這個茶會中我第一次見到了景仰已久英雄人物——戎馬半生，叱咤風雲的楊惠公。

他身穿米黃色軍便服，黃色短馬靴，體型瘦削精幹，步履輕快，兩目炯炯有光，滿口四川鄉音不改，有一副樂觀進取的神情，恍眼看去彷彿四十出頭的中年人。

因楊將軍南下是避壽，不願叨擾高屏川籍同鄉，茶會後即驅車到大崗山打獵。因我是從岡山區選出的議員，就毛遂自薦充當嚮導。

山中狩獵槍法如神

吉普車經岡山鎮轉入阿蓮鄉，車輪碾在高低不平的碎石路上，掀起像施放黃色烟幕一般的塵沙；車子顛簸不已，塵沙隨風飛揚，惠公和他心愛的獵犬同坐前排駕駛座旁，手握著德國造的名牌獵槍，聚精會神地注意着路旁的飛禽走獸。

霎時，路旁前側的電線上，飛來了三隻斑鳩，楊將軍舉槍射擊，砰然一聲，其中兩隻墜落蔗田中。惠公的獵犬飛撲蔗田內把兩隻斑鳩咬著回來，斑鳩的翅膀尚在獵犬的嘴角煽動。

「惠公！您的槍法好準啊！」我驚訝地讚

揚。

「有啥子準頭！只打兩隻而已。」惠公摸著獵槍說；「要打飛靶，才能看出獵人的真功夫。」

這時有兩隻飛鳥在左側四、五十公尺高的天空疾飛而來，司機把車子略為停頓，楊將軍敏捷地舉槍發射，兩隻飛鳥應聲落地。俟獵犬拾回車上時，他唉一口氣說：「怎麼搞的又是兩隻斑鳩！斑四兩（指斑鳩只有四兩肉）、鵝半斤（指鵝子只有半斤肉），只够你們今夜晚嵌牙齒囉！」

我們一行已來大崗山麓，南台灣的氣候暖和，初春時節，山上的龍眼樹已有一部份開花，山麓的丘陵草野與平原蔗田銜接，蔗苗僅有半人高。原野風光，景色迷人。

「我看這一帶是獵野兔，山雉和鹿子的好地方，大家下車吧！」楊將軍飛身下車，並從車內取出另一枝獵槍給我：「聽說你也會打獵，把這桿槍借給你，槍彈不長眼睛，不要把人家的羊的大姑娘當槍靶子！」惠公的幽默感，使大家都笑了。

王代表聯奎、吳議員熙祖和我三人跟在楊將軍後面，到達一塊大蔗田時，我們就一字兒排開，有一次前面有一道丈多高的陡坡，我就心惠公爬不上來，急趨前扶一把，楊將軍大為不悅，且三兩下就自個兒爬了上去，他還回頭對我說：「小伙子，你自己當心就好了。」從此，凡遇險徑陡崖，我們都不敢扶他。

彷彿有一陣旋風從蔗林中掀起，轟隆的聲響嚇我一大跳，只見眼一、二十公尺處一團彩雲飛

升，接著砰然槍響。當我警覺地清醒過來，方曉得楊將軍已擊中一隻翎毛斑斕的雉山雉，另一隻受傷的山雉，也被獵犬追逐了兩塊蔗田咬拖了回來。

原來是一羣山雉飛起，楊將軍擊中兩隻。細想起來真不容易，不僅要槍法準，還得機警、鎮靜、敏捷，如果猶豫一兩秒鐘，即喪失了機會。此外，我對楊將軍那隻獵犬不能不刮目相看。

「飛禽騰空，視線較好，還容易射擊；走獸從草叢竄奔，瞬即消匿，最難獵取。」楊將軍檢視了山雉後，對我們說他的狩獵經驗。

我們正談論間，由於獵犬的追逐，從山麓草叢中一隻野兔驚奔而出；惠公來不及瞄準即橫槍發射，居然一擊而中；野兔在草叢裏擺動幾下，就一命嗚呼。如果楊將軍稍為猶豫一秒鐘，野兔便可縱身投入山石錯立的密林中。

姑娘如花幸未魯莽

我跟在楊將軍後側已一個多小時，但見他彈無虛發，斬獲豐碩。而我呢？一槍在手，找不到一顯身手機會，一彈未發，連論「斬獲」。於是我故意掉隊落後，單獨朝另一方向發展。可憐的我，因經驗不足，槍法不準，有兩次碰上野兔，三次遇到山雉，一次看到鹿子，我不是猶豫不決，即是驚惶失措，甚而胡亂射擊，皆無功而返。跑遍山野，滿頭大汗，氣喘如牛，僅獵獲三隻小斑鳩。

我心中不服氣，很想獵一隻野兔或野鹿後才收兵；我悄悄走到和茶園相接的半山腰，忽見灌

木叢中，枝搖草動，一心以為是野鹿竄出，我急舉槍瞄準，正擬發射的時刻，忽然有嬌滴滴的聲音從前面傳來：

「你要死了呀！把我們當野獸打！」

我定神一看，灌木叢中有三個人頭抬起來，每人頭戴斗笠和花巾，容貌清秀，卻是三位年輕的採茶姑娘。

「冒失鬼！光天化日下，不長眼睛！」

「拿槍吓我們，準是神經病！」

「年紀輕輕的，不下田工作，滿山亂跑，必是個派郎（台語壞人）」

她們三人一直在罵我，好男不跟女鬥，見日色已西，天氣不早，我只得悻悻然，回到和王代表約定在大崗山溫泉旅社會面。

楊將軍等一行，早已抵達大崗山溫泉旅社，且洗好溫泉澡，坐在走廊藤椅上，觀賞二層行溪山谷的初春景色。

「你這小伙子能獵獲三隻斑鳩，總算不錯，我真就心你打中放羊的大姑娘！」楊將軍向我笑說。

我臉上一陣發燒，心中暗想：我險些兇打中了三個採茶姑娘。

我探詢老將軍的戰果，獵獲兩隻山雉、三隻肥兔、十二隻斑鳩，從此我對他的槍法，欽佩得五體投地，堪與漢代名將李廣的神射媲美。

狩獵哲學養生之道

晚餐時，榻榻米式的矮餐桌上，擺滿了我們獵獲的山珍野味，有熱炒的、清蒸的、烟燻的、

水煮的、生煎的，台籍的旅社大廚師，拿出了看家本事。我們盤腿坐在榻榻米上，當天雖是老將軍七十壽辰，大家都避免提「壽」字。因為，如我們說恭賀惠公百年長壽，就心他老人家誤會我們只希望他再活三十歲。

在這實際的壽宴上，楊將軍是酒不沾唇，各式野味只略嚐了一點兒；青菜和豆腐湯吃的較多，米飯大半碗，他就吃飽了。

那天晚上，王代表聯奎、吳議員熙祖和我，真是沒有放過機會，飽餐一頓；尤其吳議員十分健談，提起從前在重慶追隨楊將軍的往事，使惠公眉笑顏開，豪情萬丈，打開了話匣子。

我問：「惠公為何不吃自己獵獲的野味？」
「我狩獵的目的是運動，不在吃野味。」他答說。

他見我有些茫然，又繼續補充說：

「一個人要活，就必須動；要健身和長壽，就必須運動。普通的散步、作早操、打一套太極拳，只能算作活動。運動就必須出汗、喘氣；最好的運動，莫過於爬山、打獵、騎馬、跑步，滿身大汗，氣喘吁吁後，洗個溫水澡，舒暢極了。」
他侃侃而談：「狩獵於高山草野，空氣新鮮，景色幽美，縱然滿身臭汗，也不覺得倦乏，尤其在追逐獵物的時候。」

「您吃東西……」我問。
「你說我吃東西太少！是嘛？」老將軍的反應真快，我只半句話出口，他就明瞭了。

「要活得好，只吃七分飽。」他說：「酒囊飯袋，吃的腦滿腸肥、四肢不動，要想健身長壽

，不啻緣木求魚，比上天還難。不過這樣的人，上天國是很快的。」

老將軍如此一說，滿桌的山珍野味，我們都不敢多吃了；害怕上帝寵召，天國路近，只為貪圖口福而短命早夭，大不划算。

「你們年輕人，多吃點不妨事；如果沒有胃口了，我們到走廊上坐着談，免得把雙腿屈麻了。」說真的坐在榻榻米上，我的雙腿麻木得有些站不起來。

我們四人圍坐走廊上，春風拂面，晚霞滿天，堦前的杜鵑花含苞待放，柳樹正抽吐新芽，景色使人心曠神怡。

我們請楊惠公談一談養生之道，他略加思索後笑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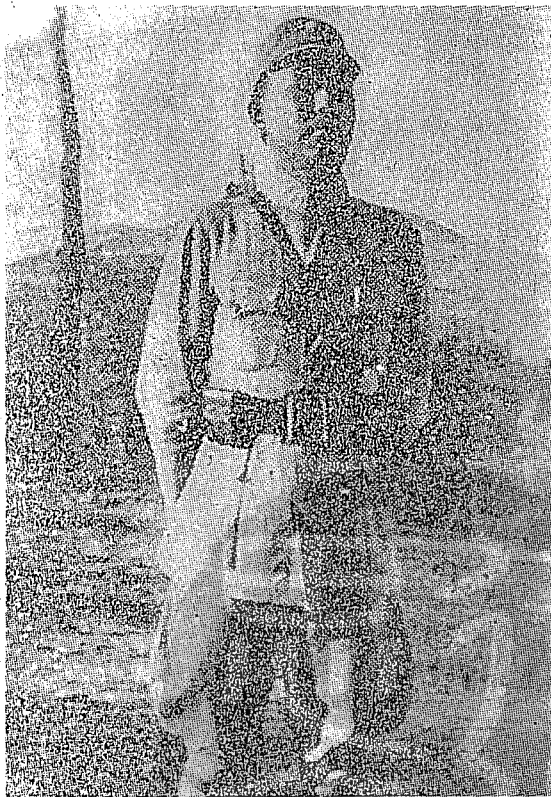
「許多人傳說我有養生祕訣，還說我有什麼老和尚傳授的採補之術，真是胡說八道。我的養生之道是：定時作息，每天都要作一次流汗喘氣的運動，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吃辛辣油膩的食物，不打牌、不冶遊；最主要的是持之以恆，數十年如一日，才能收到功效。惠公又說：「烟、酒及辛辣的食物，刺激性強，易於損傷腸胃，增高血壓；油膩的食物，易於使人肥胖、脂肪加多，招來的毛病更多；至於打牌和冶遊，不僅浪費時間和金錢，且通宵不睡覺對身體的損害可想而知！」

這時我才恍悟，楊惠公適才不吃桌上菜餚的原由，是太辛辣，太油膩之故。

兩件憾事三大心願

我們從養生談到剿匪戰爭，楊惠公說他一生有兩件憾事：一是在川東帶兵時，他要抓朱德，僅晚了一步，被朱德溜跑了，要不然那有第二年的所謂「南昌暴動」。二是在家鄉廣安，發現廣安縣教育局長鄧小平在搞叛亂組織，即派人去抓，又被矮鄧聞風逃走，要不然那有此後共匪的「劉鄧大軍」出現！更不會有年前的美匪建交及今日的匪越之戰了。

楊惠公說他今後有三大心願：一是在蔣總統的命令下先士卒反攻大陸，要把朱德（當時朱德未死）和鄧小平活捉過來，再以國法制裁。二是希望到非洲去獵獅、獵虎。三是到喜瑪



抗戰初期楊森將軍任國軍第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在前線留影。

拉雅山攀登世界最高的額非爾士峯。

當時，楊惠公年已七十，其壯志雄心，恍若初生之雛的少年人。

至於得意的事呢？楊惠公笑而不答，我相信定然不少。我發覺楊惠公對佛學、天文學及現代軍事知識，不但有研究，且有精闢見解。中國舊文學的根基深厚，所為舊詩，朗朗上口；一手毛筆字，鐵畫銀鉤，瀟灑自如。

有人誤會楊惠公只是一名川軍中的軍閥，其實他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出色的名將，一位能從戰場的廢墟中展開各項建設的儒將；他精力充沛，生命力堅強，不僅有多方面的才華，且有多彩多姿的傳奇性生活。他的行誼，將與日月爭輝，光耀史冊。

當選鄰長替

人掃街

自從四十二年初春，楊惠公來到高雄縣大崗山溫泉狩獵避壽後；我每次到台北時，都到當時楊惠公所住的長春路二百五十五號寓邸拜望。有一次，我去拜望他，見他正在大門前沿街掃地，雖額頭冒汗，卻不以爲苦。楊惠公抬頭對我說：「他們（指

左鄰右舍）選我當這一鄰的鄰長，我札個（怎能）好偷懶，爲這一鄰打掃門前垃圾是我鄰長的責任。」

楊惠公是位最盡職的鄰長，那一鄰的下水道是他清理，經常爲鄰居服務，包括清潔門前垃圾。迄今那一鄰沿街的高大榆樹，還是惠公在三十年前親手所種植。

四十五年起，我來到台北新聞界工作，和楊惠公見面的時間更多。不久，他搬家新店稻子園定居，一天中午我去看他，他正坐在書房椅子上打盹。我問他爲何不到床上睡午覺？他說：「上床睡午覺，不易爬起來，容易養成貪睡的懶惰習慣。」

粥會清談終成永憶

楊惠公組織了一個粥會，每年定期請朋友到他家後園半山吃粥，旨在提倡節約，兼和親友聚會；因爲每年吃粥的菜不外青菜、泡菜、煎豆腐，葷菜只有香腸、臘肉而已。

楊惠公認爲七分飽，是養身的要訣，每頓吃的十分簡單，總以素食爲原則，他這個四川人從不吃辣椒。

楊惠公逝世已兩週年了，他爲我提的字「物華天寶、人傑地靈」八個大字，我尚珍藏在家中。他的軀體雖然物化了，但他忠黨愛國的精神，他爬玉山的英姿，他作戰時的雄風，他狩獵時的機敏動作，以及他對國家、社會、體育……等多方面的貢獻，莫不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。

六十八年三月六日于台北。